

长株潭医保账户可跨市购药了

本报讯(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 李娜 王勇)湖南省医保电子凭证功能再升级。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官网获悉,我省正式实现长株潭医保个人账户跨区域消费线上支付。

“嘀!”随着扫码器的一声脆响,1月5日,我省第一笔医保个人账户跨区域扫码支付业务产生,家住湘潭市的伍先生在长沙市老百姓大药房通过“医保电子凭证”个人账户支付了一笔金额41元的药费。

随着全省第一笔医保个人账户跨区域扫码支付业务的完成,即日起,长沙、株洲、湘潭市参保人员通过医保电子凭证不仅能在本市老百姓大药房购药使用,也能在另外两市的老百姓大药房进行个人账户异地消费支付。

目前,我省医保电子凭证平台和个人账户异地消费流转清

算平台已经建立,长株潭各定点医药机构接口程序已进入改造测试阶段。下一步,省医疗保障局将进一步拓宽医保电子凭证的服务应用渠道,把更多的定点医药机构纳入个账线上支付的范围,实现医保电子凭证跨区域消费“全省通用”和移动支付等,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应用场景和线上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医保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便捷性。

医保电子凭证作为国家医疗保障局制发的医保线上业务唯一身份凭证,全国已有超4亿参保人授权激活,可用于在线医保业务查询办理、购药和就医医保支付等。湖南省医保参保对象可通过下载“国家医疗保障”APP或者微信关注“湘医保”公众号、小程序,支付宝关注“湘医保”小程序等途径,激活使用个人账户异地消费流转清

天元区首个城市生活垃圾可回收暂存站点投用



▲天元区城市生活垃圾可回收暂存点正式挂牌运营
通讯员 供图



▲暂存点内的有害垃圾存储桶
通讯员 供图

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 张硕)日前,在天元区湘依路城市生活垃圾可回收暂存点,环卫工人李超正小心翼翼地

入库台账,全程实现来源可追溯。

暂存区内制度上墙,明确了有害垃圾暂存处置要求、应急预案及责任人信息。暂存点垃圾由专用车辆分类运输、专业化公司工作人员分类抽取;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再利用,有害垃圾分类存储达到一定数值后,则由有资质的回收企业进行处置。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区已关停湘依路、家园路、森林路等4处城区垃圾中转站。下一步,天元区将根据全区城市生活垃圾投放工作有关要求,整合关停资源,依次推进、改建关停的垃圾中转站为城市生活垃圾可回收暂存点。

微言大义

倡导节地生态安葬 除了奖补还能做些什么?

□ 丰文山

近日,在攸县永安园殡仪馆进行了一场简洁的逝者生态树葬入葬仪式。据悉,这是攸县进行殡葬改革后首位进行树葬的逝者。(详见本报1月13日A05版)

千百年来,慎终追远的伦理情感,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使得国人对“死有所葬”甚至厚葬的渴望,远远超出了世界上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想象。然民之广、地之限、生态文明之迫切,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推动殡葬向绿色转型势在必行,非改不可。

树葬、花葬、草坪葬……倡导移风易俗,探索节地生态安葬,好做法不断涌现。但纵观各地推行倡导之法,无外乎奖补为先。这里不是说奖补不重要,此举确有助推之效,但细想之下,国人对待生死之事,一向最在意的并非花费,而是礼数、情感、认知。说白了,众人能接受的,个体自然少抗拒;无论何种丧葬,能保后人永续寄托哀思为大。这或许也是部分逝者家属

对生态安葬的忌讳和担忧所在。

从情感上来说,殡葬服务机构在推行节地生态安葬上,要多从民众的接受心理出发,设计一些固化的纪念元素,如北京就有陵园利用“互联网+”为自然葬区的逝者家属提供智能化的祭扫和纪念服务,手机一扫电子墓碑的二维码,即显示逝者的墓志铭、生平简历、所获荣誉、生活图片和视频、亲友们撰写的怀念文章等,随时随地都可祭奠;从宣传倡导层面来看,“运动式”“一刀切”不可取,推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不错的选择,如山东专门出台意见,全省村(居)委会共建成8.6万个农村红白理事会,并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培训农村红白理事会成员70多万名;从示范引领角度来想,要以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作为倡导者的各级政府的党员干部要率先起好带头作用……如此,殡葬新风尚大兴可期。

晚报快评

加强末端处理设施建设 是最好的垃圾分类“宣传片”

□ 蒋磊

生活垃圾分类成为新趋势,我市推进速度获赞。记者从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我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和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绩,均排在全省前列。(详见本报1月12日A02版)

在“省考”中名列前茅,充分说明我市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成效明显,而成绩的取得,自然与城市各区积极主动推出的各类好举措分不开。其中,石峰区的举措尤其让人眼前一亮。诚如报道所言,要让居民愿意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就要在资源化、终端处置等环节,让大家放心。为此,该区建起了垃圾分拣中心,在该中心,真正实现了全环节分类处置。

在笔者看来,石峰区的这一举措,其宣传效果可以胜过连篇累牍的宣传。为何?只因其以实际行动扫除了长期以来存在不少市民心中的一个认识误区,即垃圾分类前端严、后端松,实际效果或大打折扣。

不要小看这样的误解,如果不能及时向市民澄清,很可能引发广泛的抵触情绪,从而给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增加阻力。以垃圾分类的先行城市为例,2019年7月,新华

社记者调查发现,在当年的北京,虽然多数小区的垃圾桶都贴有垃圾分类标识,但是大部分居民对于生活垃圾分类几乎都是混装处理,不会进行分类。不少居民表示:“反正垃圾车都是一股脑全部运走,分类了也没用。”

一年后,《北京日报》就“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热情”做了一期调查,“感觉自己白分了”仍是第二大影响因素。

该调查分析,“混装混运”现象影响了居民开展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居民垃圾分类不到位,也影响了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的效果。由此易形成垃圾投放主体和收运主体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推诿的恶性循环。

如何防止这样的循环出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像石峰区这样,提前做好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各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赢得市民信任,为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创造良好的硬件基础、舆论基础。

当前我市垃圾分类推动工作获得高度肯定,接下来,只要继续做好城市生活垃圾运输和末端设施建设等工作,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垃圾分类特色之路。

(评论版欢迎投稿,已发稿的作者请联系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

曾经,那些工人老大哥

□ 李航

伴随着2018年12月31日株洲市清水塘冶炼厂最后一座“基夫赛特炉”的关机停产,株洲的冶炼时代在此圆满地画上一个句号,株洲市的工业转型升级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

回顾株冶集团自1953年建厂到停产的六十多个年头里,株冶集团的存在可谓是伴随株洲人成长的经典回忆。从1956年国家“一五计划”开展后,从株冶153米高的烟囱拔地而起,到1996年国家政策下确保锌改工程的顺利升级;从1993年株冶在伦敦交易所出现的“株冶事件”,到现在“新株冶”的再度扬帆起航,可以说,株冶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工业发展时代的一个缩影。

一次次时代的锤炼,株冶和株冶人不畏艰难,涤荡岁月,一路走来。



▲2018年12月31日,株冶关机停产,也是清水塘工业区最后一家停产的企业

时代发展的“机器医生”

他叫王承平,是株洲冶炼集团锌焙烧厂沸二工段二班班长,自改革开放时代进入株冶,他已经在平凡的基层岗位默默苦干了30年,在这三十年里,只要工作上有紧急事务,总有王承平的身影。在冶炼厂大大小小的厂房里,刚强度、高危险的维修检修工作就是王承平的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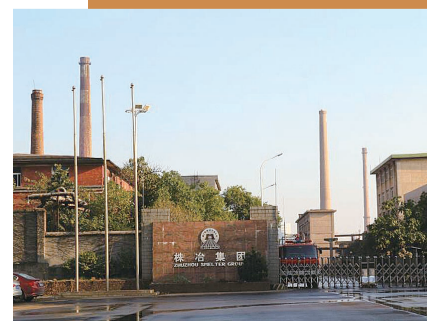
锌炉在停炉后,炉内的温度仍然有几百摄氏度,打开炉的孔门,热浪灼人,如果不穿特制服装定会被热浪灼伤,而清理热炉上的锌痂则是王承平几乎每天都要干的任务。穿上工作服,拿着镐头、戴着防护眼镜和风帽,王承平低头进入了锌炉的孔洞。狭小的空间内,王承平凭借头顶着的微光,猫着腰用力地打风镐,风镐一就会发烫了,王承平只好出来用冷水降温,此时他已经汗流浹背,尽管制服和护目镜是密闭的,锌炉的灰尘依然会进入他的眼睛和口鼻,难受在所难免。擦拭完毕后,王承平又穿戴好防护设备,再次进入锌炉,而这一次他做就是二十分钟,守护在门口的工段长催促王承平快点出来,换人进去,王承平却说:“既然进来了我就多坚持一下。”二十多分钟后,一个泥人从锅炉里钻了出来,平时爱干净的王承平从头到脚已是灰头土脸,汗水和粉尘混在一起,缺氧的他赶紧跑到风口透气,接过工段长递过来的矿泉水,一仰脖就把整瓶水给干了。

在整个株冶,像王承平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株洲当地自编的歌谣更是对这些可爱株冶人有个直观的写照:“一代更比一代强,嫁人就嫁钢铁郎,日子苦点也不怕,带领全家奔小康。”像王承平这样30年如一日的线工人,为株洲的经济发展贡献着青春,他们是时代的前进者,也是时代的先行者,株洲人民不会忘记,国家更不会忘记。

也正是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株冶的产值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出现了可观的发展,据《株冶集团年鉴》数据显示:1994年株洲冶炼厂实现工业总产值为13.11亿元,完成年目标13亿元的100.8%,超额完成任务;实现锌铅铜的总产量达21.5343万吨,完成年目标21.2万吨的101.6%;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工厂已建设发展成为拥有33亿元固定资产,年销售收入10亿元,年利税3亿元的国家一级企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株冶锌分厂



▲2020年11月15日,株冶集团

“酸”车间里的“甜”

1960年,中国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冶炼厂工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经济不景气迫使国务院对全国下达“大战电银”计划,此项计划旨在保障市面上的硬通货,也为工厂的持续生产做财务上的保证。“为生产,保国家,翻着跟头向前爬,争上游,天不怕,打赢胜仗耀中华。”这是那时候冶炼厂工人们每天相互打气的口号。

“那时,每天大家都上班下班的时候喊一遍,即使看不到希望也要喊,再苦再累也要喊。”他叫陈振威,株冶的一位卡车司机,基层铅厂车间操作工,负责厂内的材料运输任务,1953年进厂的他,如今已是退休多年,当这位有45年工龄的老人在讲述过去株冶大家亲如一家、共同“抗敌”保生产的情节,激动心情溢于言表。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陆续从中国撤走工业方面的专家,当然,株冶也受到了影响,核心技术随着专家一并撤走,传统的技术手段又无以支撑冶炼厂的核心铅铜产业的发展。没有了专家支持,冶炼厂在特殊时期的技术攻关难以得到保障,生产效率大幅下降,工厂的兜底保收计划无法正常进行,一时间,大家没有了头绪。

当下,锌的冶炼现代生产方法可分为火法与湿法两大类。株洲冶炼厂用的就是湿法炼锌。湿法炼锌包括焙烧、浸出、净化和电积四个主要过程,工艺对于环境保护和操作环境要求较高。在上个世纪,受条件限制,制锌环境不尽如人意。

据陈振威回忆,一块沾水的毛巾,一副简陋的护目镜,一双胶皮手套就是工人们生产的工具。当时没有脱硫技术,很多锌矿运进来,硫元素含量相当高,生产过程中焙烧技术使得许多硫气在加工时挥发出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重酸味,工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在这种处境下,工人们的毛巾每隔半个小时必须要重新刷洗,像这种刷洗,一天要10次以上,可是并不起多大作用。就是在这艰苦条件下,工人们没有抱怨,即使加班加点也要完成工厂的任务。一天工作下来,工人们都说不出来话,眼睛里都充满着血丝,不住地流眼泪。同事彼此见到,一边擦眼泪,一边点头而不多言语,大家的心里是“甜”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冶炼厂有专门的休假制度和调养中心,冶炼厂会安排重金属冶炼工人每年3个月的休假时间,全家可以出去调养放松,不过工人们为了工厂的效益和国家的利益,大部分人都选择一直干下去。

“国家自强了多重要啊,坚持自主研发,坚持科技创新,中国要找到自己发展的路子才对咯,那一年,我清晰地记得是1961年!”陈振威说完便沉默了。

无论是在株冶锌厂还是铅厂,无论是一线车间还是研发部门,株冶承载的是对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牺牲精神。今天的株冶,本着科技创新的前沿精神,扎根到底的钻研精神,继续响应国家号召,继往开来,不辱使命。

(本版图片均为 徐永聚 摄)

欢迎读者来稿,要求原创,诗歌、散文、书画、摄影等体裁不限。
投稿邮箱:672485429@qq.com